

散文

鹿上怀古

露白



鹿上，就像柏举、鸡父和壶丘一样，因了一个事件而被载于春秋，随后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与后三者不同的是，鹿上的出现，不是因为一次战争，而是因为一次会盟。鹿上会盟的遗址在今阜南县公桥乡阮庄村。当时它属于宋之鹿上邑。

前年，我与友人把臂而行，登上遗址所在的一处高台，也学了前人，于剪春风里，一番过、一番怀古。

那天中午，我们在公桥集上品尝了当地的名吃——展沟烧饼，又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即驱车往阮城的方向去。大约走了五公里，一个高大的土台子就出现在我们左前方。

台子距公路大约三百米，甫一走近，即望见台上三个红色的大字——会盟台。字是由铁皮焊接而成的，用铁架子支撑着，给人的感觉是，与一处荒台、一处故垒、一处废墟应有的荒凉、萧索、衰败的景象极不相称，就像一件千年的古陶插入一朵艳丽的塑料花。台子前是一个长方形的湖，从岸边的垂柳看，应该是新挖的。由此推测，台子的历史也不长。但无论如何，满眼春莎离离、野花点点的景象也给人一种“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沧桑之感。

我们从西南角攀上高台，放眼望去，才发现它的面积比一个足球场似乎要大得多，这让我们放弃了绕台一周的想法。

站在台子一角，望着两边绿树遮

映的村庄，想象着八百里岸曲波清的淮河，遥思千年的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万端。

公元前639年，在一个也是莎草放茵、杨柳吐翠的春天，一支队伍，车马飞尘，干戈映日，旌旗飘扬，从宋之都城也即今之商丘，经薄（今亳州），经胡（今阜阳），一路向南，风驰电掣一般行进。队伍中，一辆驷马高车上端坐着一位峨冠博带、面带矜色的国君，他就是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

四年前，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国家陷于一片混乱。在宋襄公的帮助下，齐桓公的二儿子公子昭夺得了王位。这个本来有些偶然的事件，却大大激扬了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统领天下、做一代霸主的雄心壮志。鹿上之行，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如此这般，淮河之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时旌旗猎猎，笳鼓喧喧，直惊得雉燕离巢，新茑坠树。它们哪里知道，几个威名赫赫的人类会在这里登临送目、指点江山呢。

在宋襄公到达鹿上的同时，齐孝公（也就是当年的公子昭）和楚成王也到了。宋襄公知道，此时的天下其实宋、齐、楚三国称雄的天下。齐孝公是自己扶持的，再把楚国这个小南蛮降服了，那么，天下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诸侯盟，谁执牛耳？作为召集人，宋襄公当仁不让。再说，宋是公爵，齐

是侯爵，楚是子爵，按周礼，他有这个资格。但他不知道，楚成王，这个弑兄上位的人，眼里有什么四方六合、司徒冢宰的概念！何况，楚国早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和野心。

因此，鹿上之盟在为宋襄公挣足荣耀的同时，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正如他的异母兄目夷——极具远见卓识却因为是庶出而让位——此前所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

对一个缺少理智、欲望膨胀的人来说，别人的告诫总是多余的。当年秋天，宋襄公又召集诸侯在今睢县境内一个叫孟的地方会盟。这一次，楚成王不再客气，在陈、蔡、许、曹、郑几国诸侯都在的情况下，亲驾战车，突入宋的大营，虏获宋襄公。直到当年冬天诸侯再会于薄（今亳州）的时候，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才将这个公爵级的国君释放。

但遭此大辱的宋襄公不知反思。次年冬天，他率军攻打支持楚成王做霸主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宋国。宋襄公只好从郑国撤退，宋楚两军在泓水（在今柘城西北）相遇。以下发生的事，凡是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印象无不深刻：楚军开始渡河时，目夷建议出击，宋襄公说，我是一向主张仁义的，怎么能在人家渡河渡了一半之时就袭击呢？很快，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

公却道，我们怎能袭击人家未布好阵势的军队呢？结果，楚军想不胜利都不行，除非他们也有一个仁义得更为离谱的统帅。

宋襄公为自己的自负、为自己的狂妄、为自己的颟顸、为自己的愚不可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中了一箭，并于次年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襄公之仁贻笑千秋，但正如唐代李宗闵所评，“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随”，不自量力，骄横自大，才是他根本的错误。往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宋襄公自然是历史的笑柄，然而可悲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只有极少数人将其奉为圭臬，而重蹈覆辙的故事则史不绝书。

坡岸柳春风，
宋楚当年此会盟。
欲步强齐统天下，
那知一战霸图空。③22

诗歌

问荷(组诗)

田军

东湖荷

风来过，与你耳语
雨来过，看你尘埃
云来过，看你花开
蜻蜓来过，摇你裙摆
青蛙来过，为你而歌
我也来过，看你心底
最美的山河

夏日荷

夏风吹来时，那只小船
已解开了
缆绳
醒来的湖水荡漾着
圈圈涟漪
站在船头瞭望
不远处，野鸭群群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抖落一身珠玉
没有喧哗
没有嬉戏
夏日的小荷
沉醉在空旷的
天空里飞翔

隐秘的荷

游荡在湖心
被芦苇包围
头上是云朵
脚下是云朵

心里还是云朵
真是湖阔天空
谁写的
小荷才露尖尖角
拔开丛丛芦苇
我怕拍照
怕那瞬间的闪光
惊动了那只
做梦的蜻蜓
还有那只做梦的
蝴蝶

最美的伊人

租一只小船，游荡在湖心
拾一朵浪花，在湖水里
摘一朵白云，在湖水里
掬一捧碧玉，在湖水里
用晶莹晶莹的湖水
擦拭内心堆积的尘埃
心痛之后
问那欢腾的小河
涟漪纷纷
问那绽放的一朵朵小荷
阳光明媚
这个时日
微风不燥
山河静好
小荷小荷
在这碧绿碧绿的湖里
我可遇到
这世间最美的
伊人

诗歌

感怀

孟庆武

山中

云中藏古径，十里一人家。
临水绕梅屋，主人爱看花。
时鸟催人早，夜寒晨露深。
一枝花入户，不美武陵春。
山中屋两间，檐下云一朵。
早去晚归来，花开不可数。

宿船上
沙鸟已无多，收篷起棹歌。

泊舟息水上，入梦起风波。

打渔

岸村秋水上，江晓打渔船。
起网星捞尽，一蓬烟未收。

夜读

中夜虚堂静，书读第几章。
蛩声无辨处，明月上东窗。

访本家

闲日城南去，渡河来本家。
门开人未见，一地玉兰花。

汉阳道中

烟锁汉阳道，风开鹤鹉洲。
苍山与苍鬓，相对各成秋。

乡愁

清风秋夜月笼纱，又寄乡心到老家。
最忆深冬雪霁后，门前与父看梅花。

宿山寺

秋高寺古夜灯清，砌下蛩鸣胜打更。
花落隔帘声细小，亦无亦有静中听。

西江月·来彩信

久坐书斋煮茗，淡烟疏雨梧桐。
天均瑞气付春工，乐此何人与共。
睡眼惺忪初醒，欢闻消息叮咚。
音容所过帘栊，彩信天涯相送。

一剪梅·怀父

已去三年住鹤乡。走不商量，留不商量。
每思空叹两隔方。除了心伤，还是心伤。
故里消息梦里藏。菜已金黄，麦已金黄。
置床月下睡南场。风也清凉，夜也清凉。

散文

七月七

胡天喜

七月七，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

晚上，村里文化大舞台有戏，民间剧团无偿演出《朝阳沟》。爹和娘丢下饭碗就听戏去了，嫂子在厨房里刷锅洗碗，八岁的侄女巧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有我坐在院子里的大杏树下，望着天上的星星出神。

扑棱棱！一个黑影落到头顶的杏树梢上，碰得树枝一阵乱颤，接着传来叫声：“喳，喳喳！”

都说七月七这天喜鹊全都上天替牛郎和织女搭桥了，这只咋没去呢？

“喳，喳喳！”随着叫声，远处又飞来一只，落到杏树尖上。两只凑到一起，你一声我一声，叫得更欢了。

我心里一阵烦躁，站起身，抓起一个小土块，使劲朝树上扔去。

“哟，这是谁的气呀？”不知啥时候，嫂子站在了我的身后。

我心里一阵发慌，忙说：“该死的虫子，屎了我一脸。”

“脸朝天看啥呢？看牛郎织女？”

嫂子一边说，一边哧哧地笑。

我心里更慌了，莫非我和柱子的事儿她知道了？她耳朵真长，我连爹娘都瞒着哩，她是怎么知道的？

“牛郎也是，”嫂子仰望天，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天都这时候了，还不过来与织女相会，不知道人家织女心里有多着急呢！”

听话听音，难道今晚我和柱子约会的事她也知道？于是我转移话题问：“嫂子，听说深圳来电话了？”

“是吗？我咋不知道？”嫂子揣着明白装糊涂，转身进了屋。

哥哥在深圳打工，嫂子在家操持家务，一年也见不了三次面。前些日子哥哥说要回乡创业，却总不见回来。虽然嫂子嘴上不说，但她坐立不安的样子，估计快急死了。

七月七

胡天喜

我又想起柱子。柱子前几年也去外地打工了，看到家乡的政策好，去年回来就没有再走，承包了几亩地，建了几个塑料大棚种蔬菜，一天到晚守在那里。下午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趁晚上都去听戏了，家里没人，让他来找我。当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咋还不来呢？他呀，啥都好，身体壮实，心眼灵透，踏实能干，就是人太老实，话也少，不会甜言蜜语，只会用两只虎灵灵的大眼看人。

巧儿回来了，还有她的两个伴儿，站到我面前不说话。

“偷的菜呢？”我问。

巧儿扭过头，不理我。

“咋啦？”

巧儿连身子也扭过去了。

我急了，问：“纸条交给柱子叔叔没有？”

巧儿猛地回过头，冲我嚷：“说好的不撵，一棵菜没碰就被撵回来了！”说着，巧儿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借着灯光把纸条打开，上面写着：“今晚我替德林大爷看大棚……”

原来是这样，那几个黑点代表没说出来的话，莫非……我明白了，这是约我去大棚呀！我灵机一动，对巧儿说：“别嚷嘴了，看着家，我给你们偷菜去，看他敢撵！”

巧儿她们一下子乐了。

我踏着田间的小路往南走，柱子的蔬菜大棚在那儿。

柱子正在给菜浇水，听有响动，老远就嚷：“谁？”

“喊啥！”我装作不耐烦地说。

“啊，是你呀！我……浇菜哩。”

“就你一个人？”我问。

“德林大爷爱听豫剧，我让他听戏去了，我……”

“真是个榆木疙瘩！”我心里这样想，但没说出来。

“水，哗啦啦地响着，土里的虫儿

轻轻地唱着。满天的星星，一丝云彩也没有，今天的夜，真好！

“刚才巧儿她们来，你撵她们啦？”我问。

“我只是吓唬吓唬她们，可她们当真了！”柱子不在乎地说。

“这个傻二愣！我发狠道：“你撵吧，将来让你娶个傻媳妇。”

“嘿嘿！嘿嘿！”柱子憨厚地笑了。

“就知道笑！”我说。

“你生气啦？”他走到我跟前，用央求的口气说，“走，到我住的窝棚里说会儿话。”

“又要小聪明！上次你就是用这个办法把我骗到棚子里的！但我并不生气，反而身上产生一股热流。

我实在忍不住，一头扑到柱子的怀里，任凭他把我抱得紧紧的。

回到家，月亮已经偏西，嫂子和巧儿正坐在杏树下面叽叽咕咕。

我怕嫂子问，抢先说：“嫂子，咋还没睡呢？”

嫂子说：“戏刚散，睡不着。”

不用说，看了《朝阳沟》，她在想哥哥哩。

巧儿笑着说：“姑呀，人家信也送了，家也看了，菜呢？偷回来没有？”

“菜？哎呀，忘记了！”

嫂子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巧儿也跟着笑，笑得我心里发毛脸发烧。

“要不是娘说，我还不知道昨回事呢。”巧儿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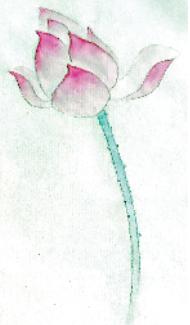
“哎呀，这鬼机灵的娘儿俩！我扑到嫂子身上，用拳头使劲擂起来。

夜深了，娘儿都睡了，嫂子屋里的灯却一直亮着，她是在想哥哥吧。

巧儿趁我和柱子在窝棚里说话的时候偷了菜，这会儿正和几个伴儿在厨房叽叽咕咕说着话，包着饺子。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脸对着满天的星星出神。

今天是七月七。③22

散文



小说

莲

张永久

村中间那一坑莲藕已经成熟，这是大黄村的黄银行承包的。收获的季节到了，老黄的心头反倒添了一丝愁绪。</p